

随笔

四月的树，  
它们带领大地返青

鲍尔吉·原野

四月的树，如一班出门的人。它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季节，曰春天。

桃花刚开，它是这片天地最早的花。连翘也露出黄骨朵，等桃花开烂了它才开。植物开花如开会一般秩序井然。

我在大路上走，像一个势利的人，专看开放的桃花。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往前看，桃花是暗藏其中的粉色的云，像几十个粉色的气球被系在树杈上。

近看，桃树枝上缀满花朵。它的枣红的树枝上无叶，只有花。桃花对于沉寂的、灰暗的北方大地如同惊醒。桃花先醒了，它比看到它的人还吃惊，大地怎么如此荒凉？

其实不荒凉。比桃花先醒来的是河流，它们身上的冰块被春风卸掉，河水一身轻松，试着流淌。河水一冬天没流，实话说不会怎么流了。它先瞭望四周，在水面做一些涟漪，做流的准备。春天的河水如乌黑的柏油路，上面漂着风吹不动的枯叶。

桃花惊讶地看望周遭，它们衣领开得太大，雪白的领子在寒气里扎眼。草绿了三分之一，大部分还不敢绿，在等什么呢？

桃花觉得集体主义或团体操在花朵界没什么意思。桃花的花朵或开、或半开，还有蓓蕾包在粉红的头巾里。枝上的一串花，如同画家点染。

风不妨大一些或小一些，也可无风，让柳条不知往哪个方向摆动。如果春天愿意，可以先下一场雨，洗刷不清纹理的石头，洗刷不清白云的天空。然后下一场薄薄的雪，厚一点也无妨。

雪花卧在干净的草地里，睡一觉，睡醒了看看月亮到底是黄还是白。春天过后，春风起，把雪刮到树下或高坡上，使之均匀。你以为春天在干嘛？在玩。从古到今，春天一直在玩，玩一个春季，潜入夏季休息。

四月里有树木出门，它们互相打量谁带了什么东西。连翘手上胳膊上全是花瓣，穿上了出门才穿的花衣。柳树在枝上攥紧了拳头，掰也掰不开。再过十天，那些拳头松开了，柳叶的芽假装是花，一瓣一瓣地露出尖头。开着开着，柳树就露了馅，花朵变成树叶，如一片绿唇飞舞天下。

树们要去的地方曰四月，它们带领大地返青。树们在路的边上，如羞涩的农妇，不好意思在大马路中间行走。这些农妇脚踩在松软的土里，枝丫搭在前后旅伴的肩膀上。

在四月，轻淡的云飘在树的头顶，云不想比树的步伐更快。桃花站在大地上开放，已无须走动看风景，它就是风景。桃花的枝像戏曲人物那样向虚空伸出手指，欲摘其他的花。桃树身穿枣红色的缎子轻衫，其他的树都没有。

桃树手抓一把蓓蕾散出去，被风吹回，或浓或淡挂在枝头。这就是腕儿，科班出身，懂得表演的程式。倘若桃花身边有胡琴、月琴和梆笛，奏一曲昆曲的曲牌，它的身段比现在还要绰约迷离。

大地返青之前泥土先返黑。雨水和雪水挤进土的被窝，让它苏醒。绿不是什么难事。对草来说，没有比绿更容易的事情了。难就难在安排枯草的离退工作。

四月末，你看到大地一片青葱，地上无一叶枯草。枯草去了哪里？这是很大一个工程。

枯草被青草吞噬了。或者说，枯草在青草生长中轮回了，总之在新鲜的草地上看不见一根枯草。这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项。

树在行走中遇到雨和风，它们打开叶子。它们身后跟着看不到尽头的青草，头顶环绕着叽叽喳喳的鸟儿。

春游  
龙艺作

乡恋

## 哑巴爷

乔傲龙

村里有个哑巴，我小时候很怕他。

哑巴叫啥不知道。因为自小不会说话，村里人哑巴哑巴地一直叫他死。哑巴见着人，嘴里呜呜哇哇，一双手不停地比画，但脸上总挂着笑，一脸的亲切和善。总之是个好人，害怕不害怕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是个黏人的孩子，父亲下庄子挑水也要跟着。临近沟底有一截陡坡，陡得几乎要立起来，空手爬都困难，父亲让我在坡顶等着，他挑了水便上来。等了没多久，身底下的拐弯处闪出一个挑着水担的人影，远远看去像是哑巴，我立时魂飞魄散，哭不敢哭，看也不敢看，冤家路窄，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多年后说起这事，父亲依然有些后怕，不是怕哑巴惊着我，是怕我身后的悬崖。他下坡时遇到哑巴，心里便噌地咚了一下，因为知道我害怕。走着走着，突然寻思起我站立的地方，但返回来已经不可能，于是紧走几步，站在我能看到的下一个拐弯处，远远地用声音安抚我。听到父亲吼我，让站好别动等他，似乎我的注意力确实分散了一些。

挑水的人此时已到跟前，再看，却不确定是不是哑巴。那人一手护着肩上的扁担，另一只手扶着草帽，帽檐遮住了差不多整

个脸。我疑惑地立在原地，定定地看着眼前，一只桶，一条腿，又一条腿，又一只桶，目送着水担走出老远，挑担的人扶正了帽檐，再看果然就是哑巴。

善良的哑巴知道我害怕，故意用草帽遮住了脸。打这之后便不再害怕哑巴，知道他只是不会说话。村里遇见，他呜呜着朝我笑，我也笑一笑，他于是更高兴，仿佛什么短处突然得着了别人的原谅。后来我家搬到村南头，拐过弯就是他家，抬头低头都见。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到村里，他依旧呜呜哇哇地笑着，久别重逢，两只手比画的时间比昔时更久，我也朝他笑，笑着叫一声“爷”。十聋九哑，他自然不知道我说的是啥，就像我永远也看不懂他的比画，但善意与善意之间的沟通不需要那么复杂，他心领，我也神会，如此而已。

哑巴爷最终也一抔黄土埋了身。听闻他的死讯，我怅然了很久。他像一个蒙冤的囚徒，终生被关在没有声音的世界，有口而难言，呜呜哇哇的比画仿佛镣铐里锁着的倔强的挣扎。他不曾娶妻生子，也不曾留下什么，但那日藏在帽檐后面的智慧和善良，却让当年那个小不点记到如今。

哑巴爷是村里唯一的哑巴，每次听人唱《酒干倘卖无》，都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他。想起少不更事的恐惧，想起此后多年间的心领神会，想起他眯着眼的善良的笑脸。

抱愧哑巴爷，我至今仍不知道他的大名，他的兄弟分别叫剑英和红英，他若立过名，应该也叫什么英吧。

心语

空中的雨  
再次降临

韩浩月

流出来的水，在遇到亮光的瞬间，有了舞台上亮相的效果。

我把两只手抬起，让水在掌心形成一汪，这汪水扑到脸上，五官感觉到了水的温柔。人在专注于清洁自己的时候，会有一些幸福感存在。只要打开门，无论近走还是远足，都会风尘仆仆，需要一掬水、一汪水、一升水，让人回归洁净。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水，该如何是好。

空闲的时候，我用最大号的纯净水桶，蓄了满满一桶水，放在厨房门的后面，以备不时之需。有了这桶水，心里就不会慌，它是属于我的“湖”，即便停电停水，也不必出门去寻水，把这片“湖”搬出来用就好了。只是，每当有机会用这桶备用水的时候，就有一种紧张的感觉，我遥想几千万年前的祖先，当他们好不容易拥有一些清洁的水源，想必也是这种紧张而珍惜的心态。

人可以在高楼上，建立自己的家庭，有孩子有动物有植物，形成一个小生态，这一切，水的作用至关重要。

写完这篇文章，水来了，水管处开始发出声响，我觉得，那是大自然开始在我家下雨，一场空中的雨，就这样再次降临。

## 连载

主要成就有：1960—1963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侯马东周铸铜遗址的发掘会战；1974—1979年发掘夏县的东下冯遗址；1978—1985年发掘襄汾陶寺遗址；1993年参与国家小浪底水库工程在垣曲县的考古发掘；1999年发现陶寺城址等等。实际上，在开展调查了解三门峡水电站淹没区地面和地下的古代遗存状况之前或同时，夏文化也是被中科院考古所有关专家重点关注的考古项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汤超博士撰文：1955年10月，郭宝钧在工作队临行前对队员作报告，提出“希望能解决夏代文化问题”。再加上文陈梦家指出的“山西部分接触到夏都疆域的南边的一部分，可能提供一些夏代遗迹的线索”。“两位先生后来都成为考古所第一

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期望至少能说明，在当时的考古所内，徐旭生并不是唯一执着于探索夏文化的学者”。

徐旭生在等张彦煌回来的空当，游览了关帝庙。山西队为他找了一位姓闫的引导讲解。听到闫引导介绍关帝庙初建于陈隋之间，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但徐旭生看到的碑刻最古的仅为明万历年间的一通，大殿前铁人上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记录，铁质焚表炉的纪年当为此庙最早的纪年，也仅为嘉靖十三年(1534)。因此，徐旭生判断关帝庙的建筑或在宋代以后。参观完关帝庙后，张五明向徐旭生报告了山西队近一个月来所做的工作。

5月28日上午，张彦煌自陕县返回，拿出山西队近一个月来考察中所得的陶片，



74

苏  
华  
著

作家出版社

## 《大夏禹都》节选

让徐旭生观看。5月29日，徐旭生与山西队同人谈夏墟考察问题。

5月30日，张彦煌到有关部门办理调查夏墟的手续。31日早，徐旭生独自到解州街上游转，主要大街也像运城似的，为一东西走向的大街，大

街也和运城一样用砖铺路。等他回到驻地关帝庙，张彦煌已把一切介绍手续办理妥当，于是计划6月1日出发考察，山西队派徐殿魁陪同。可是当晚又得到消息，晋南地区党委开会，号召大家抢收麦，学校放假，机关干部扫地出收麦。自6月4日开始，一星期收割完，十日内打完场，十五日内完全入仓。听到这个消息，徐旭生才感觉到这个时候谈调查夏墟之事实太不合时宜！“不但跑去求公社帮助，人家百忙中无法应付，就是我们自己也怎么好开口呢？”于是他请求参加割麦子，但是张彦煌考虑徐老都七十多岁了，坚决不让他参加这种能把年轻人都累趴下的田间劳动，不但不让徐老割麦子，张彦煌还留下一个队员来招

呼徐老。徐旭生想：“这怎么可以呢？并且我这十几天中也闷得慌。过了这十几天，天气已过热，很难工作，因此决定提早回北京。明日先到侯马，参观后往太原参观，此后即回北京。”当时的晋南地区，包括运城，虽然也处在“大跃进”的特殊年代和已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夜，但生活似乎要比徐旭生所去过的豫西要好得多。据徐旭生日记：1959年4月21日，他们一行从郑州坐车往登封。路起伏很大，有一截因土质不好，麦苗较次。4月30日，在登封八方，大路北偏东处麦田很好，但像是试验田，垄间颇宽。5月4日，到禹县，三点刚过，到白沙在北寨南头食堂内午饭，馒头用玉米及红薯面做成，红薯面里还有不少沙粒。

历史